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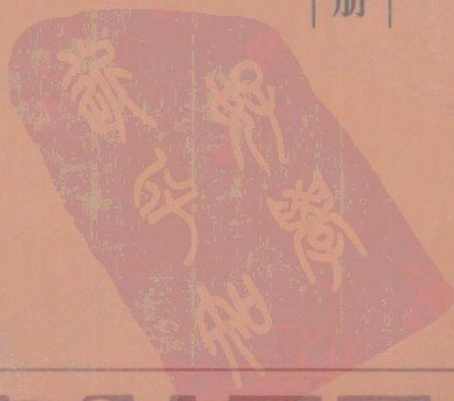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二十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孔孟史志

第十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目錄

三遷志二(卷八至卷一二 清·孟衍泰等撰) 郭齊 校點 刁忠民 審稿	一
重纂三遷志 郭齊 校點 刁忠民 審稿	九九
孟子遊歷考 王智勇 校點 刁忠民 審稿	二六五
孟子弟子考 尹波 校點 刁忠民 審稿	二七九
孟子弟子考補正 吳洪澤 校點 刁忠民 審稿	二八三
孟子事實錄 舒大剛 校點 李文澤 審稿	三〇一
孟志編略 楊世文 校點 刁忠民 審稿	三三五
閑道集 舒大剛 校點 劉琳 審稿	三八七
學宮輯略 郭齊 校點 劉琳 審稿	四三三
文廟從祀先賢先儒考 吳洪澤 校點 劉琳 審稿	五二五
聖節會約 王智勇 校點 劉琳 審稿	五三五
文廟從祀位次考 刁忠民 校點 劉琳 審稿	五四一

文廟賢儒功德錄	刁忠民 校點 劉琳 審稿·····	五七七
文廟丁祭譜一(卷一)	刁忠民 校點 劉琳 審稿·····	六四三

三遷志卷八

古滕王特選



闕里孔傳商較訂

古下仲蘊錦刪閱

裔孫孟尚桂鑒定

衍泰重鈔

興銳

衍岳

編次

興鐸

補輯

衍嶧

編次

尚嶧參考

廟記

於穆清廟、棲神之處。爰走縉紳、載設鍾虞。靡之維勤、有其斯舉。是考其詳、以嗣以續。述廟記第十六。

宋仁宗景祐四年、孔道輔守兗州、求孟子墓于四基山、得之、始就山建廟立碑。泰山孫復記曰、孔子既歿于古之下、駕邪怪之說、肆奇險之行、侵軼我聖人之道者衆矣、而楊墨爲之魁、故其罪劇。孔子既歿于古之下、攘邪怪之說、夷奇險之行、夾輔我聖人之遺者多矣、而孟子爲之首、故其功鉅。昔者二豎去孔子世未百年也、以無君無父之教行於天下、天下惑而歸之。嗟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邦國之大經也、人倫之大本也、不可斯須而去矣、而

彼皆無之、是歐天下之民舍中國而之夷狄也、禍孰甚焉。非孟子、孰能救之。故孟子慨然奮起、大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法、驅除之以絕其後、援天下之民於夷狄之中而復置之中國、俾我聖人之道炳然而不墜。故楊子雲有言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韓退之有言曰、孟子之功、予以爲不在禹下。然子雲述孟子之功、不若退之之言深且至也。何哉。洚水橫流、大禹不作、則天下之民魚鼈矣。楊墨暴行、孟子不作、則天下之民禽獸矣。謂諸此也。景祐丁丑歲冬、拜龍圖孔公爲東魯之二年也。公聖人之後、以恢張大教、興復斯文爲已任。嘗謂諸儒之有大功於聖門者、無先于孟子。孟子力平二豎之禍、而不血食于後、茲其闕也甚矣。祭法曰、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孟子可謂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也。且鄒昔爲孟子之里、今爲所治之屬邑、吾當訪其墓而表之、新其祠而祀之、以旌其烈。於是符下、俾其官吏博求之、果於邑之東北三十里有山曰四基之陽、得其墓焉。遂命去榛莽、肇其堂宇、以公孫丑萬章之徒配。越明年春、廟成、俾泰山孫復文而誌之。復



儒藏

學孔而希孟者也。世有蹈邪怪奇險之跡者，常思嗣而攻之。况承公命而誌其廟，又何敢讓。噫！子雲能述孟子之功而不能盡之，退之能盡之而不能祀之。惟公也，既能盡之，又能祀之，不其美哉。故直筆以書。

宋神宗元豐七年，朝奉郎權發遣兗州軍事李樞奏增修孟廟疏畧曰：伏觀本州孟子廟，近因前京東西路安撫使曾孝寬劄子奏乞褒封，載于祀典。禮部以爲後世宗師，非諸子之比，奏勅特封鄒國公。若非右文之世，陛下能推尊聖賢，固未有此國公之號。使千載之上，彰軻之道，愈光。四方學者傳軻之書，益重。誠由陛下旌褒尊顯之至也。臣竊守是邦，聞其廟在鄒鎮。鄒自熙寧五年省入仙源縣，爲鎮。至本年始復置縣。東北隅，制度極陋，棟宇已壞，僅存其名。遂下仙源縣勘會，到共有室七間，倒塌四間，破陋。臣契勘本州昨修文宣王廟，有剩錢一千七百餘貫，今欲乞于其餘剩錢內支錢三百貫文，委本州官增修孟子廟。乞使速得成就，以稱今來爵命之貴，及上副陛下崇奉先聖之心。從之。○按此猶墓前廟也。舊志云：建廟後，又徙縣東郭，以便禮謁。又別碑有云：元

豐間移，然無年月可考。據建置志：鄒自熙寧五年省入仙源縣爲鎮。至元豐七年始復。夫爲鎮之時，禮謁必少，爲縣之時，禮謁必煩。然則徙廟東郭，或此其時與。且鄒卽以修廟之時復縣，或以廟故議復，亦未可知矣。又宋史載徽宗時提舉京東西路公孫昌、章、樂正克等配食從之。然止見于振之本傳，無年月可考。祖庭始末自有宋建孟子廟三碑，今止存其二，豈所毀者卽紀是事碑耶。惜哉。

宋徽宗宣和四年，縣尹朱年始徙廟于南門外道左。孫傳記畧曰：孟子葬鄒之四基山，傍冢爲廟，歲久弗治。政和四年，部使者以聞，賜錢三百萬，新之列一品戟于門，又賜田百畝，以給守者。而廟距城三十餘里。先是，嘗別營廟于邑之東郭，以便禮謁。元豐六年，詔封鄒國公。明年，又詔配食孔子廟。又詔更新廟貌，而地頗湫隘。宣和三年，縣令宣教鄧武朱金嘆其土圯木摧，不稱虔恭尊師之意，出已俸完之。縣士徐敦曰：廟瀕水亟壞，不四十年凡五經更修矣。若許改卜爽塏之地，則諸生願任其事，不以累公私也。令許之。敦遂以私錢二百萬，徙廟于南門之外道左。鄉人資之錢者又數十萬，而後廟成。總四十二楹，中爲殿，安神棲，繪羣弟子像于

元豐六年封鄒國公。七年定九章之服配食孔子。政和五年以樂正克配享封利國侯。從祀十有七人。公孫丑、壽光伯、萬章、博興伯、告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陳臻、蓬萊伯、充虞、昌樂伯、屋廬、連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陳代、沂水伯、彭更、雷澤伯、公都子、平陰伯、咸丘、蒙須、成伯、高子、泗水伯、桃應、膠水伯、益成、括、萊陽伯、季孫、豐陽伯、子叔、永陽伯、舊別祀成都伯、楊雄、昌黎伯、韓愈、今還附焉。既霽廟司侯命繪事如禮。銘曰：天地儲精兮，聖賢所資。或厚或薄兮，錯揉不齊。虞夏商周兮，會元之期。禹臯伊呂兮，見知聞知。期月不用兮，空嘆慙道。其居甚近兮，世未遠而。天欲平治兮，舍我其誰。安得所遇兮，性之身之。無有乎爾兮，孰知我悲。書徒存兮，旨則微道在邇兮。夫何疑。千六百祀兮，此厥施。山鬼繹兮，川泗沂。廟爽爽兮，神格思。春秋饋食兮，歆或庶幾。有印于其心兮，載歌載詩。

司居敬又記其陰曰：孟子廟始末銘文詳矣。曩以兵燬，屬時多故，官司不暇。至元九年翰林院諸太儒從孟氏德昌之請，疏其事，俾前鄒縣儒學教諭邵景同孟氏族人惟允周游四方，乃得貨以具材。

命匠德昌及邑士劉廷董斯役。閱數年，正堂成，有孟子、樂正子而妥之，餘皆力不及。元貞元年，居敬既建縣學，爲營兩廡，新階祀公孫丑而下十有九人，冕服視爵秩從祀焉。庭中不容布席，欲徙門近南以廣之。列公坐之戟以爲儀衛。又南設門以祀樞星。父弓之居，齋宿之廬，有宜改作者，會秩滿當去不果。夫聖賢祠宇，揭斯道示人，以一天下趨向，是爲國家命祀，旋旒端冕，南面而居，子孫安得以專饋奠。非長斯邑者之責而誰任。後之人固不敢以里巷設土木偶，徼福乞寧者例視，毋曰孟氏之私而嗣成之，豈惟居敬之志，亦鄒人之望也。用紀棟宇之目于碑陰。

元文宗至順四年，始于廟西建致嚴堂，助教陳繹曾記曰：天理所至，人心歸焉。人心所歸，公論至焉。聖賢之生，卓乎百世之上，而昭乎百世之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三代以來，聖莫如孔子。繼孔子者，賢莫如孟子。此天理之所至，而人心之所共歸也。漢唐以來，先聖先師秩祀益嚴，予是孔子爲先聖，七十子爲先師，而孟子巍然拔乎諸子之上，獨與顏子配食聖人。夫生則淑乎，七十子之徒，沒則上



儒藏

配孔子百世之下。公論所至。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內而天子之太學。外而路府州縣鄉社之庠。較率土之濱。莫不皆然。況于鄒人乎。況于孟子之後乎。今聖元受命。世祖皇帝求孟子裔孫。得于四

基之山。既官其胄子。又立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于曲阜。以長育其支庶。鄒人喜之。相與新其祠宇。豐其餼廩。以左右其子孫。凡天理之所當至。人心翕然。莫不歸之。歲時蒸嘗。致其潔虔。至順二年春

享禮成。五十二代孫惟恭以謂廟貌雖崇。齋宿之室。庖尸之堂。闕焉未建。非所以嚴思誠而尊神嘏也。不論禮之。鄉先生李儼。鹽山馬亨教諭乃告于

邑之大夫。鄉之善士。為燕堂三間。廟西南向。以尊神嘏。為齋室五間。堂西東向。以嚴思誠。度材於是

年二月戊申。落成於五年甲午。費為錢二千五百緡。名其堂曰致嚴。嗚呼。天人之際。昭昭矣。傳曰。祭則致其嚴。古之君子。令終而宗廟享之。雖百世不遷。致其嚴者。不過五宗之子姓而已。今鄒人之致嚴於孟子者。大夫庶士咸在。非特羣昭羣穆也。明德之祠。百世而彌彰。盛矣哉。天之生斯民。昭昭昏昏。幾千萬年。孟子一言以發之曰。性善。由是而天

理大明。人心自得。功與天地並。宜其秩祠與地同。廣與天同久。孟氏子姓與鄒之大夫士致嚴于斯堂。非鄒人之公論。天下萬世之公論也。斯堂雖小。所繫則大。

元順帝至元三年。縣尹張銓重修。鄒質記。有石刻始末目錄在元時有聖朝重修祖庭記重修鄒國公廟疏。陽孟子廟春秋饋食記。今皆不可考矣。明洪武四年。山東僉事鄭本捐俸資修。時元末燬于兵。縣令桂孟同宗子孟思諒勉為締構。力不足而功輟。至洪武七年落成。濟寧知府台州方克勤序曰。有天地無聖人。可乎。無聖人則天吾不知其高。地吾不知其下。而人且不知其有君臣父子矣。有先聖無後賢。可乎。無後賢則異端並起。邪說橫流。天下實賢焉。不知所之矣。是則天地設位。大道顯行。聖作賢述。於是為著。孟氏學孔子者也。以為夫子賢于堯舜。韓子尊孟氏者。以為功不在禹下。信乎。聖賢之功。為不可無。而天下古今所賴以由斯道者。有自來矣。故魯曲阜先聖所居。林廟歸然。儼如一日。孟氏鄒人也。故有廟近煢于兵。其五十。四代孫思諒作而新之。廟貌像設。巍然炳然。俾鄒魯輝映。聖賢光華。思諒蓋亦賢矣。或曰。聖賢道在

人心功在後世奚以廟貌爲哉。是不然。君子將營官室宗廟爲先。稱達孝必曰修其祖廟。蓋後人之事其先。非廟像則無以致其孝思。尊奉之誠。而學者之師聖賢。仰鑽瞻忽。或于是而有得焉。亦求道之一助也。聖賢遠矣。今之鄒魯。亦亡之鄒魯。絃歌俎豆。猶有昔之遺風者。况正人心息邪說。距誣行放淫辭。復有推陷廓清者乎。予忝守是邦。敬仰先哲。喜孟廟之落成。思諒之能有立也。故樂書是。若乃興復大槩。固已見之誌記。形諸詠歌。茲不復錄。思諒其亦誦乃祖之言。行以思繼乃祖之遺烈也哉。鄭本事自有記。石刻存。

洪武七年。御史臺牒下按察分司。令出榜禁諭軍民人等。毋得非禮入廟宿歇。斫伐樹株。如有違犯之人。令宗子陳告到官。依律究治。祖庭始末有元禁治榜文。今不復存。即此榜文。石刻已折爲碑下石矣。

洪武十年。縣丞胡景昇重修致嚴堂。邑人郝幼學記。

洪武二十三年。縣令馬總重修廟垣。教諭黃琮記。
洪武二十七年。縣令趙允昇重修教諭賴景衡記。
永樂三年。縣令朱珪重修教諭樂暉記。其碑既立而毀。宜遷

四年。令房昂重立之。訓導余愷記于碑陰。米房二公皆名宦也。

洪熙元年。縣令房昂重修兩廡。致嚴堂三氏教授張敏記。

正統八年。縣令房昂重修亞聖廟。教諭蘇潤記。房在鄒二十餘年。故再修廟。

正統十一年。縣丞官政捐資修致嚴堂。教諭蘇潤記。其碑房公爲之立。

天順二年。縣令劉魏重修訓導李達記。

成化四年。巡按御史吳楚梯修兩廡儀門。教諭周載記。以上石刻具存。文繁不錄。

弘治十年丁巳。命守臣修孟子廟。大學士劉健記曰。鄒。孟子故鄉。故有廟專祀之。始自宋景祐四年。孔道輔守兗州。建之墓側。其後徙縣之東郭。已而又徙之南門外。蓋卽今廟。我國家龍興。列聖相承。崇儒重道。卽正孟子鄒國亞聖公之號。配食孔子。而於是專祀。尤加意焉。洪武永樂。正統間。屢嘗修葺。由正統迄今。歲久復敝。五十七代孫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元以爲言。我聖天子方弘文治于天下。特下有司命修之。時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光州熊公猷巡撫山東。奉命惟謹。而兗州知府龔君弘

同知余君潛實承委任遂相與協謀卽事。始于弘治丙辰二月、明年丁巳三月工乃訖。廟址拓于舊其廣三十弓、縱百五十弓有奇。中爲殿寢東西廡殿祀孟子、以樂正克配。廡以祀他弟子公孫丑以下。左爲殿寢祀邾國公。右孟氏之家廟、致嚴有堂庖廩有舍、以及便戶重門、凡爲楹六十有四、俱仍舊規、易以新之、而輪奐壯麗有加焉。熊公旣率其各屬落之、而以書來請記。余惟孟子廟而祝之、不但其故鄉、蓋通于天下、嘗考其所由矣。周衰、先王之道不行、孔子以聖人生其時而不得位、乃刪定六經、明其道于天下、後世蓋孔丁之道卽先王之道。孔子旣沒、未百年而異端大起、斯道復爲之晦。于時有孟子者生、著書七篇、起而明之、其爲力可謂至矣。然自是歷千有餘年、知之者尚鮮。在漢僅有楊雄氏、在唐僅有韓愈氏。二氏之言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曰、孟子功不在禹下。其言亦可謂明矣。然但于其事功而未盡其蘊奧、故聞之者或未卽喻、而猶有異論。至宋、大儒程朱二子者出、推其性善之稱、王霸之辯、知言養氣之論、以爲擴前聖所未發、有功于聖門、以爲見道

極分明、得孔子之心。由是孟子之道大明于天下、而其書遂與孔門之言並列爲四、垂之萬世而無復異論焉。夫孟子之道明、則孔子之道益尊、孔子之道尊、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傳爲有在矣。故自有宋迄今、四百餘年、讀孟子之書、仰孟子之道者、通于天下、而祀廟亦起之。以是言之、則孟子之祀蓋有非一鄉一邑可得而專者。然事必先其本、而物各有其源。先賢之鄉邑、乃其流風餘韻之所自、專祀之廟、豈可闕焉而不重哉。而熊公等今茲之後、仰遵明詔、齊心畢力、度材庀工之、恐後蓋有見乎是歟。故因記廟之成、而歷叙其所由如此、以爲孟氏子孫及四方縫掖之士進謁者告焉。兗州府同知余潛上梁文曰、伏以皇明撫運、行萬載之鴻圖。孟氏弘文、享百王之祀典。奎躔聚緯、海岳鍾靈。啓濂洛諸儒之鎖鑰、邇唐虞三代之淵源。師模有在、廟祀當嚴。古栢蒼涼、長挹當朝之雨露。斷碑剝落、猶存先代之文章。歷星霜之變革、冒風霆之震凌。潛來佐是邦、適瞻頽圯。開俊造之賢關、青斯文之命脉。鳩良才、龜舊勝、駿奔妙手之工師。募民力、給公帑、賸集大方之有衆。與日月增光、禮

樂遠傳于後世。爲江山出色。嚴廊重建于明時。祝願更超于張老。頌聲高並于魯僖。當盛世之雍熙。庶弘規之壯麗。請陳六偉。助舉雙虹。梁之東。浮光激滌海雲空。回首蓬萊天咫尺。青山削出翠芙蓉。梁之南。爽氣氤氳漲碧嵐。形勝遠鍾鳧繹秀人于天地並爲三。梁之西。萬家樓閣與雲齊。尚有絃歌聲不斷。彩霞相伴紫鸞飛。梁之北。歲歲年年江海澤。只今廟貌壯名邦。一夜山川都改色。梁之上。海市蜃樓空蕩漾。國家元氣賴斯文。奎壁光騰高萬丈。梁之下。滄海驪珠難定價。士林冠帶荷清朝。日出扶桑光焰射。伏願上梁之後。乾旋坤轉。帝驟王馳。妙立機于默運。普大造于羣生。神人交慶。夷夏同歡。清浙江慈谿人。以進士爲御史。左遷是職。於同歡。修廟爲尤功。此文石刻在毓秀門內。正德辛丑間。流賊大起。其犯鄒邑者。爲趙燧。故儒生也。燧至則謁孟廟。過孟氏子孫及儒生。皆釋不殺。以故廟得無毀焉。

嘉靖之季。鄒疲殊甚。民多流竄。邑令長以連賦得罪者衆。無復議及修廟事者。至四十一年。邑令青陽章公時鸞至。始再修葺。於是孟廟之不修者六十餘年矣。僉都御史滋陽任瀛記畧曰。嘉靖壬戌。青陽章侯奉朝命來尹鄒邑。拜謁孟廟。見其殿廡

之欹。門閤之傾。惻然弗寧。卽有釐修之舉。時方告困。財用寔難。侯不欲申告。恐傷民力也。乃崇儉素。以節冗費。黜奸貪。以杜侵漁。明法令。以清積弊。減詞訟。以息刁風。又置牛開荒。躬親稼穡。勸織植。聚教民勤業。居無何。四境宴然。日就富庶。遂以所獲墾田林穀。並倉廩餘羨。于堂陞簷牙。垣墉戶牖。曲爲整飭。不越歲。煥然改觀。視昔有加焉。若侯可謂因民之利而利之。擇可勞而勞之者也。茲者底績新河。晉秩衢州。二府五十七代孫襲封五經博士。公繁率子彥璞。族屬彥鵬等。來乞余言。以志于石。予爲之記如此。

萬曆十年。縣令許守恩重修。教諭徐明綱記。有石萬曆二十四年。巡按姚思仁。邑令王一楨重修。大學士東阿于慎行記曰。孟廟建在鄒里。越有年祀。弘治間。奉詔重修。制益博敞。克稱明禋。嗣是岳牧令長。時有營葺。歷載滋遠。或圯且墁。邑之吏士咸用弗寧。萬曆已未。侍御攜李姚公思仁按部至鄒。展禮廟庭。三獻告成。俯仰顧瞻。倏然嗟嘆。下郡邑長吏度厥經費。用圖鼎新。邑令青陽王一楨受而營之。庀工諏吉。鳩材致徒。蚤夜焦勞。殫精區畫。凡



木之工、宋、柳、樁、案之朽者易之。凡績之工、藻、絲、枲、漆之黠者飾之。凡陶之工、甃、甌、甕、甒之缺者補之。凡金石之工、璧、瑁、螺、首、碣、磻、璆、級之利且剝者更之。殷、寢、堦、除、門、廡、坊、櫨、命自姚公十之五。禰廟齋室、周垣庖庫、拓自王侯者十之五。肇于是年十月、追明年丙申四月落成。役不徂、素、賁不及私而豐麗、欽、旋、霞、駿、雲、蔚、巍然自闕里之宮焉。官師庶長暨宗子里士暨南北使軺暨四方遊旅駿奔對越咸肅且訥、嚴廟貌之如新、慶鴻構之不偶也。王侯走使穀城、微行爲記、竊惟孟子之道、至唐韓愈氏而明。孟子之祀、至宋道輔氏而顯。斯皆著在牒記、表諸前哲、無庸述矣。惟是祀之興墜、關乎道之晦明。道之晦明、兆乎世之隆替、有不可不詳者。彼韓愈氏、邇道統之傳、自堯、舜、禹、湯、文、武、至于周公、孔子、而直以孟子承之、豈不以周公、孔子所傳者二帝三王之道、而孟子明之乎。夫二帝三王之道、天地之道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仁義者參三才而兩之。上古帝王至于周孔、世相授守、若錄圖焉。而楊朱墨翟者出、以爲我兼愛之說、充塞仁義、其弊至于

無父無君、則立人之道或幾乎絕、而天地無與參矣。於是孟子辭而闢之、使其燦然復明、如日中天焉。遷所謂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者、卽進而與平成埒烈、豈不諒哉。楊墨之說、方熄于前、而佛老之教復熾于後、其號愈侈、其義愈精、其尊信而歸依者愈易且廣。自漢及唐、湛浸蔓延、淪肌浹髓、與吾儒分道而馳。韓愈氏有憂之、故推尊孟子、而附之周孔之後。宋人賴其擁翊、有所承藉、得以表章六藝、垂之無窮。蓋孟子之祀、顯于宋之景祐、而周公孔子之道亦於其時大明矣。國家恢崇儒術、盡黜百家、納諸聖軌、自廟朝論議、閭閻服習、非鄉魯之教、六藝之旨、口不得談、牘不得書、則可謂極純至粹、大一統之風矣。家傳戶誦、漸漬既久、見謂布帛菽粟、不充嗜好、乃始崇慕空玄、冥心象罔、闕畧實踐、糟粕訓言。於是二氏之教、若將復入肌髓、而不可救藥。高明特達之流、至探其玄機秘藏、以默錮於吾儒之圃、而不尸其名。操觚講業之倫、亦據其斧藻英華、以緣飾經藝、而不寤其非。蓋漢唐之季、流家可分、而今之頽風、主客罔辨、則亦吾道之陽九百六也。蓋必有如孟子者辭而闢之、以撥而反

之正。斯聖教中興之會與。故卽孟子之祀大興于今。而有以卜周公孔子之道將益明而不至于晦。周公孔子之道明而不至于晦。而仁義之効可幾觀于世也。是廟之新。所關於世之隆替。不泐小哉。且夫孟子之祀。周公之祀也。周公以文考之。昭肇封于魯。尤世及桓。而孟孫氏別焉。有獻伯之賢。以執國政。有懿子敬叔之賢。以遊聖門。而邾國承其世澤。錫有賢配。以誕哲于鄒。故孟子者。私淑孔子以實周公之胤也。昔者孔子以宋之公族東遷于魯。世聲目爲聖人之後。而兩楹夢奠。亦自曰丘殷人也。漢用匡衡。榜福上書。封孔子後爲殷紹嘉公。以奉湯祀。至于今世守之。夫孔子之祀。卽成湯之祀。則謂孟子之祀爲周公之祀。匪無徵矣。海岱之間。天下山水之所朝宗聚會。而鄒魯國于其中。故能降神炳靈。鍾于上古神明之胃。卒爲賢聖衍之萬世。以存道統。則其祀之興隆。固且與天地之化相爲始終。二氏之教。惡能與較。一朝之明晦。而亦何憂于世道哉。姚公振紀貞猷。丕宣文化。王侯以循良茂異。克贊厥成。皆能行孟子之學。而治于周孔之域者。故行也。觀是舉而嘉之。旣述其道之所

由。明以尊聖緒。因而本原其世以著祀之所由興。使後有所觀覽焉。

萬曆三十七年。巡撫黃克纘。縣令胡繼先重修。給事中戴章甫記曰。自古聖賢未嘗治當時之天下。而能以其道治萬世之天下。將欲正一時之人心。而能以其說正百代之人心。孔子而歿。則推尊孟子矣。昌黎氏謂其功不在平成下。蓋洪水之橫流。可導而人心之陷溺難挽也。堯舜神矣。而非禹。天下何由平。孔子聖矣。而非孟子。斯道何由明。故平天下。以竟堯舜之烈者。禹。明斯道以大孔子之傳者。孟子。孟子謂禹。稷。顏回同道。易地則皆然。意蓋有所托。而處之世。未可以出處論功業也。孔孟之教。宇宙共尊。無處不俎豆。而鄒有孟廟。又與曲阜孔廟並極尊崇。蓋以酬德報功於鄉尤重也。前代隆以虛禮。爵以國公。我朝改稱先師孟子。不用封而廟制恢弘。視昔益備焉。正德間。曾奉敕重修。萬曆乙未。直指姚公思仁下記。郡邑葺治。今且廿年。而其敝視昔加甚。無亦冊壁榛瓦。粉飾補苴。曾未有經久計乎。余鄉人廣漢胡君繼先。以進士上銓。曹夢兒坐孟中。馬語之曰。兒子也。孟皿也。子在



孟之室一之已甚而况兼之此胼胝手足被髮纓冠之時也悠悠燕雀顧啾啾乎鳴戛戛乎聞竟何益于成敗得失之數哉因亂思治始知孟氏之功之大少司馬聿新孟廟寧直修我牆屋殆斤斤衛道慨然有憂時救世之思乎公衆人名克績往督學西蜀章甫實執經門下是役也端軌維風以興起斯文爲任則巡按御史燕人蕭淳巡鹽御史敍人畢懋康臨畫工費共成厥功則左布政使吳人李同芳扶察使宣人徐夢麟提學副使梁人斬於中分守東兗道副使莆人俞維宇分巡兗東道副使晉人盧斐麟郡太守吳人葛錫璠例得書於碑陰按初議估修時署縣篆者爲一學博遠估至一千五百餘金當事者駁令復估僅減二百餘金當事者難之未果行會胡令至許爲會計遂減去七百餘金止用金六百有奇仍查出庫時牛價及罪人匿地銀充之其估計之不動民一錢一役而廟六十餘金以核其事於是外民一錢一役而廟貌煥然一新蓋不特修廢之功顯見于廟而撙節之惠且惠及于民云

天啓三年山東布政司右參政管兗州府事孫朝肅重修本年孟秋立碑一道山東巡撫趙彥振立碑一道太史程啓南雪字按察使曹爾禎象額協理府事太子賓客禮部侍郎趙秉忠書丹協理府事禮部右侍郎來宗道篆額四年甲子孟夏立碑一道翰林院修撰文震孟撰文武英殿大學士少傅兼太子太師戶部尚書朱廷禧書丹中樞殿大學士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葉向高篆額

山東巡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趙彥記曰：昔自虞庭肇開聖學，歷禹、湯、文、武而生孔子，始集厥成焉。迨戰國邪說橫流，聖學幾晦。孟子學孔子而力闢之，其功不在抑洪水、驅猛獸者下。孟子歿葬於鄒之四基山。漢唐來有土者靡不多其開繼之功而配享孔子。宋景祐三年，兗守孔道輔於墓側建爲家廟，距鄒三十里，謁者弗便。政和四年，鄆使者別營一字，在城之東郭。元豐六年，詔封鄆國公。又明年，取廟貌而新之。奈地湫隘，數圯於水。宣和三年，鄆令朱佺更卜爽塏，以二百萬錢改創於南門外，計四十二楹，後漸頽。金大定三年，令王瑀葺之，僅堂一。元貞元年，達魯花赤木爲難，鄆令司居敬復廊大之，視昔更宏敞焉。我朝弘治九年，巡撫熊公檄下兗守龔弘，捐金以拓其址，祀孟子於正殿，取樂正子配之。公孫丑以下諸弟子，則列之廊廡間。左爲殿寢，祀鄆國公，而右爲孟子家廟。庖廩暨諸門戶，凡六十四楹，而輪奐美如。萬曆二十六年，鄆令胡繼先復爲修葺。甫十餘年，所爲今上之二年五月間，白蓮、聞香等教突然沸起，盤據鄆縣者半載。孟子廟及子思子張斷機諸祠悉

罹兵燹，一切殿廡垣墉無不殘毀。孟博士宅夷爲平地矣。所存者，僅一正殿耳。余於聞警之日，即怒髮上指曰：何物么麼，僭號稱王，妄希大物，且鄆魯聖賢之鄉，而可令妖氛充斥耶？不剪滅，不朝食也。乃提師往征之。暨諸將吏躬冒矢石，不顧凡五月，而妖賊盡殲，且計擒渠魁，以獻闕下。腥風一夕盪盡矣。欲班師歸，乃先謁孟廟而祭告焉。見其頽廢狀，惻然者久之，乃請於上。奈軍興後，物力告絀，因謀諸藩臬大夫捐俸先之。而兗守孫君朝肅者，貞誠精敏，毅然以修復爲己任，率諸州邑吏，莫不慕義樂捐。士民之好義者，亦爭輸恐後。一鼓而得三千金。遂揆日定中，庀工伐材，屬新調鄆令毛芳董其事，而監工者，則任城經歷劉存義其人。始於天啓三年二月之七日，迄五月七日，閱三月而告竣焉。大殿七楹，寢殿五楹，鄆國公前後殿各五楹，東西廡各七楹，齋房四楹，家廟三楹，祭器庫、省牲房各三楹，亞聖坊，繼往開來坊各一，承聖門、鍾靈毓秀門各一，垣墉頽壞者亦罔不勤計。費僅九百三十三金，而妖產材木及鄆縣措處之數不與焉。兗守以工竣告，余嘆曰：嗚呼！滄海桑田，數有代變。時



值其阨。卽聖哲不能逃也。惟是孟子開繼之功。遠在萬世。我朝尊賢崇祀。視前代有加。故捐輸不煩乎再三。經營卽成。以不日棟宇翬舉。丹雘炫晶。孟子妥靈於其中。復觀巖巖泰山之象矣。余且悲且喜。因紀其事而系之詩曰。懿茲子輿。正氣浩浩。至大至剛。干城吾道。闢邪距詖。繼往開來。經正民興。厥功茂哉。分庭抗禮。藐彼大人。道德仁義。羽翼斯文。配享聖門。血食千載。廟貌巍然。英魂如在。胡值妖氛。兵燹並起。殿宇垣墉。夷然平地。幸藉天威。腥塵盡掃。憫念先賢。毅然下詔。廼基廼構。載經載管。子來磨至。不日而成。厥棟惟隆。厥材孔良。穆穆奕奕。壯觀一方。春秋明祀。俎豆生輝。防降庭際。神其有歸。時有變更。廟無遷毀。既奠厥居。永康東國。左荀御史吉水鄒元標記曰。異端之害。甚於猛獸洪水。夫二者爲禍已烈。異端害尤甚。以觀白蓮教興。不其然哉。當時戰國。非孟夫子起而闢之。安能俾吾夫子之道如日中天。故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其功如此。邇年所遭。乾坤幾于息矣。乾坤果息乎哉。愚民雖爲異教所蠱。不五月廓清。則以大中丞。今六司馬趙公之力。孟廟蕩圯。不數月告成事。

則以大司馬。滿泉及今郡守孫君朝肅。邑令毛君芬之力。廟成巍然煥然。式其宮者曰。美哉。使君功乎。彰往聖。開來學如是。回思昔日兵戈搶攘中。真如隔世。相嘆以爲盛事。太守修公。邑令毛君走使屬記。鄉子自弱冠有志聖學。從外望宮牆。老自慙。憶昔瞻拜廟宇。觀庭柏鬱鬱蒼蒼。不知經幾春秋。徘徊不忍去。俛仰五十餘年。白首林皋。與友切磋孔孟之旨。曰孟氏於夷尹惠皆曰。古聖人未能有行。願學則惟孔子。曰予私淑諸人也。夫所謂願學私淑者何。謂斥管晏七篇仁義之訓。炳若丹青。謂闢楊墨。距邪放淫之訓。燦若晨星乎。謂周旋齊魯。曹滕之墟。挽富強之習乎。不知此特續餘耳。孟夫子之學。在盡心知性知天。昔子貢善言夫子者。曰性矣。天道不可得而聞。孟夫子曰。知性知天。曰知。正不可得而聞也。惟盡心故知性。惟知性故知天。心性天道。一以貫之。孟夫子望顏而趨。故紹洙泗真傳。今心悅誠服。千年如一。豈偶然哉。之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遞相傳授。至孟夫子而傳韓愈氏。謂軻死不得其傳。使果不得其傳。則人類幾於滅盡。所謂堯舜其心。至今在。虛語耳。三家之

市十室之邑，有一人不愛其親乎？有一人不敬其兄乎？愛親敬兄者，即真性也。維皇降衷，厥有恒性，無一日不傳，愈之言過也。但其所謂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者，即行不著，習不察之謂。非無擇也，不知即心即性，即天則不精，非無語也，學而厭諛，而倦則不詳。漢仲舒云：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此語可上溯孔孟，如宋之周程張，朱陸楊，我朝薛、胡、陳、王諸子，皆孔孟之嫡派也。滄桑有改，此傳千古猶新。故有時暫晦者，日月之薄蝕也；倏爾中天者，日月之常明也。諸君子勤勤懇懇，自先茲役，可謂手扶日月，再造乾坤者矣。今之憂時者曰：世之不平而亂也，不知太平之畧，非有殊常奇異可喜之事，在庸言庸行始。夫子曰：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論王政，亦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爲言。列聖復起，不易斯語。奈道本平也，而人以險乘之。道本澹也，而人以欲求之。道在實也，而人以虛間之。人人可爲堯舜也，而以難阻之。遂以聖賢爲絕德，滔滔江河，不知底止。故予因使君命而綴斯語，世有不逆予言者乎？嗟乎！以孟夫子在，止得一樂正子。樂正子，信人也，信者信其有諸已也。讀予

文者，可能信人人有諸已乎？孟夫子羹牆如見矣，諸使君德意殊不負萬一。其經始竣功，人役另刻碑陰敬系之銘。銘曰：源源混混，逝如斯道，如水行地中。東魯真傳有孟子，截嶺嶧山，紹正宗。七篇仁義，滌江河，管晏儀秦失其雄。異端烽起，世慕蕪辭而闕之，不少吝。知言養氣，密存養，心性直覺與天通。所如不合，寧濡滯，浩然正氣，摩蒼穹。顏曾思聞，皆其儔，十年聖神，聿追崇。松栢叅天，列兩廡，古廟巍巍，究之東。何來末造，遭陽九，忽然大地起悲風。鍾簾柱礎，付烈焰，世路茫茫，安所從。幸而天挺諸盡臣，手將一劍，劈崆峒。迅掃攙搶，廓太清，磨崖勒碑，紀勲庸。捐貲首倡，亟恢復，永喪斯文，誰之功。吁嗟斯道，原不毀，堪憐人世，尚夢夢。好將斯學，翊聖主，億萬明朝，運不窮。縱令夢夢性不昧，雨散雲消自大空。

翰林院修撰長洲文震孟記曰：今皇天啓之龍飛，文德聿修，政教翔洽，薄海內外，罔不賓服。惟蠢爾東夷，隅未靖，征發轉輸，或兆郡訛。越二年夏五，妖賊構變，遂起自東甌，破滕及鄒，蹂躪亞聖之廟。亞聖苗裔，博士承光，率其徒力戰，不屈罵賊死。賊